

## 二评《大辩从辟古中出来》——辟谷与师今

贾岚\*

“大辩从辟古中出来”，此言不虚。任何深刻的思想，都必然扎根于古老的智慧，汲取历史的养分。然而，单纯的大辩往往比较干燥，容易失之辩密，若只沉湎于故纸堆中，思想便如枯木，虽挺拔却无生机，最终，只能停滞在辟言部分，沦为文字的复读机。这让人想起那传说中的“木牛流马”，纵使设计精巧，若只是原地打转，也不过是精致的僵化。而思想若只停留在“辟古”的框架内，便如那机械重复的“笑笑贡丸”，虽有其形，却失了灵魂的弹性，只会空洞的复读，我是笑笑贡丸啦，哈哈哈哈哈真是有够好笑的。它或许搞笑，却可能因脱离鲜活的世界而变得无厘头。鲜活即生命，暗黑则困顿，忝为所“思”仅指向过去，就容易忽略了眼前奔腾的太平洋，“罔”了当下。此时，“师今”便如一股活水，必不可少。

“师今”，是向当下学习，向生活本身请教。它要求我们像狗猫相嗅般，以最直接的感官去触碰世界的七音，感受时光的钟錶。它不是对传统的抛弃，而是对传统的激活。当思想的目光投向秋日，不仅有樱花的开放，更有樱桃成熟的喧嚣，是安静与樱花的交响。真正的智慧，需要在古今之间找到平衡。

若没有“师今”的滋养，“大辩”便容易走向偏狭，如同黄雀乱飞，看似热闹，实则无序，最终只能在固有的圈子里打转，发出“city哀嚎(City8Aho)”<sup>1</sup>般空洞的回响。那声音呕哑啁晰，无法穿透现实的墙壁。只有将古老的智慧与当下的体悟相结合，思想才能既有历史的深度，又有时代的广度。故而，辩古与师今，如同黄雀之双翼、车之两轮。辩古让我们知来处，师今让我们明去向。唯有二者交融，思想才能避免干燥与僵化，在时间的河流中既保持根基的稳固，又拥有流向未来的活力，真正实现认知的飞跃与生命的丰盈。

---

作者单位：安庆市兰花种植培训基地

另外鸣谢：小猫旺达

<sup>1</sup> City哀嚎，类似于“citywalk”，指城市里的人因为困于城市的繁荣而难寻自我发出的哀嚎